



卷三十七

書名 群書考索續集
五十六卷 正
德十三年建陽
劉氏慎獨書齋
刊本

撰者 宋 章如愚 撰

卷 卷三十七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編號 C5930500

彩色首頁1

河圖象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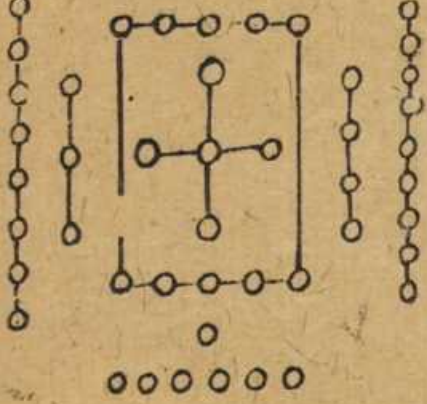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考索續集五十六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河圖洛書圖者圖
經籍開
獨其像

群書考索卷之一

山 堂 先生 章 俊卿 編集
建 陽 知 縣 區 玉 刊行

續集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天數五地數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
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也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169



群書考索卷三十七

續集

山堂先生章一卿編

建陽知縣區一利行

元峯蕭一校正

官制門

監司

周始置監司

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監其方伯之國國三人

漢監司

漢刺史無常員時遣丞相史分刺諸州黜陟賢否理斷冤罪武帝始置部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專以六條察二千石其秩卑其權重故能激昂而自奮也朱博為冀州刺史行部不察黃綬吏民有言縣丞者令各詣部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是二者可謂得刺史之體矣至於鮑宣舉措煩苛代二千石



除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則勢偏郡國而後侵預其事矣

宋朝監司

宋朝之監司漢之部刺史遺制也元城先生嘗論之矣漢部刺史十三州以六條問事其五條則皆及二千石考其秩則六百石乃在千石縣令之下也秩卑則其人自奮權重則其志得行至于綏和更之為牧秩二千石其法隳矣唐制諸道帥臣兼觀察之權無有糾其非者是則綏和之制矣宋朝之監司以臺省寺監為之雖宰臣從官為帥亦許糾劾是則元豐之制也二三十年無方鎮之患其此之內歟宋朝監司有轉運使副有轉運判官使之按察官吏可也而有提舉常平提舉茶鹽置於乾德判官置於開寶使副置於太平興國此轉運之職也淳化中置提點刑獄四年省之景德中復置天聖六年罷之八年復置而治平罷之迨置於熙寧而提刑之職遂不廢提舉常平置於熙寧而元祐罷之既而隨罷隨復提舉茶鹽置於宣和而紹興廢之既而或置或罷迨至紹興之五

除武臣提刑罷之復以常平茶鹽合為一司其名雖繁其職實簡昔在仁宗朝銳意太平責任牧守于時范公仲淹在政府取不才監司一筆勾去而張溫之之徒首被茲選風聲凜凜聞者是懼當時不才遂以三虎四瞪之名中之卒罷按察之名而變仲淹已行之政歐陽公有言按察所奏不能與行互毀者一言便加輕信嗚呼若此而望部刺史之舉其職難矣哉

泉司

唐有諸道鑄錢使故今之泉使亦曰都大鑄錢司然必兼提點坑冶以為名者錢以銅為母而鉛錫其助也夫既以鑄錢為主意今其弊乃至於銷錢者何哉蓋黃金白銀元無與於鑄錢而上之人利於得銅乃以是而優鑿山者俾之多方營銅也其意則善其法則未然昔地之所產有無不可以強同也愚民利於金銀之獲不復計夫銅之有無採之於山既不可得則計無從出未免復銷錢以為銅耳利之所在死且不顧

是豈刑罰之所能禁哉夫鑿山而得之者與銷錢而為之者其質迥絕不同所司獨不辨之乎蓋吏胥均其所入之利而上下更相蒙也銅日加多而錢日加少名曰鑄錢司乃導民銷錢之地也有能隨五金之所入而不強無以為有則害除而利自興矣

總司

方今駐軍吳會上流自蜀漢下流則負海江淮綿亘其中凡數千里所當控扼者皆置軍馬小戍數百大屯數千漕臣所入租賦而入于總所總所會所入錢糧以餉者也統軍者不與錢糧掌財者不施節制所以專其責而分其權也以無事之時言之潛臣足以辦事以有事之時言之四總未為贅員凡是區畫得失相半然財之所聚公庶者寡貪冒者多籍浩月之入而為姦利之資者不無官吏之弊不嚴賞罰軍政何由而肅乎。文公云總領一司趙忠簡所置

常平茶鹽司

宋朝立法初意常平所以濟民饑茶鹽所以助國用昔分為二今合為

一使之有無相通上下兼足也然今日在常平有名無實茶鹽之利一孔無遺何於利民者熱然而於利國者獨留意耶嘗觀熙寧變法諸州常平免役義倉市易坊場河渡等錢者委郡貳主之此乃王安石行青苗新法籍此以為國息也人主意在國息則利民之事不能以兩立矣今日雖去青苗之擾而諸州茶鹽香礬與夫所謂經總制錢所司督辦毫髮必計於此重則於從輕宜乎常平雖有格互之禁覆量之令更相蒙蔽徒為具文也獨不可原其故而為之所乎

論監司當改作按察

自秦置郡尉監司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或不其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刑獄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奏聞則刺史為

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官徑自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
 蓋刺史之權獨專又不使若非其人則害貽一路又須重諸判官之權
 諸判官之下又置數員官屬如職屬官之屬如此則事權歸一太守自
 治州事而刺史得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又無煩擾耗蠹之弊今之
 主管雖視通判資格但權輕不能有所為但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為
 判官又為專達則監司不敢妄作矣

監司不盡其職

皇華遣使專務咨諏綉衣直指風動列城是豈蒙蔽苟安之地哉則養
 安以自重積日以計資以因循為識時以緘默為得許以容姦為寬大
 以舉職為煩苛以興利除害為生事以激濁揚清為抗姦一事之當為
 則上下相倚首尾兩端又符性來終於不立一吏之當効則左右顧望
 畏首畏尾符激雖峻卒亦如初襄惟問俗所不暇也馳騁原隰所不便
 也深山窮谷或以險阻不及至新責故交或以人情不欲至其所至者
 則前避後擁吏卒漁獵悉飽其欲而後去反不若不去之為愈者

監司不敢舉劾

况監司之於郡縣亦有不敢者某郡之守嘗為侍從也則幸其復為侍
 從而有所求某郡之守嘗為臺諫也則恐其復為臺諫而有所擊至於
 縣吏之與在朝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也民訴某守則封其詞以送其
 守民訴其令則封其牒以與其令是為守令執仇讐也守令從而甘心
 焉後有寃者夫誰敢言州縣之胥憑守令之寵以暴訴民誅之者某守
 令然則每相望無非鼠雀之盜聲勢交接或漏吞舟之魚耳

輕授非人

有以秩卑假以重權者漢之六百石察郡國是也有以權重而得專務
 祿者唐之以使持節是也使臨益部上動星躔車駐徐州旋至兩澤刺
 史之任所關如此而可輕畀其人哉非精神剛正不畏強禦則不足以
 任其職非風采奮發事議雄偉則不足以振其權在慶曆時廉直中正
 者方得舉而苛細矯激之人不用也嘗任縣邑者方擢為按察而僥求
 苟至者不擇也其後公正聰明之有科剛方愷弟之有目目不容非才

濫廁其間者孝宗嗣位益重其選宰相進擬必反覆審問且親
欲得剛正者奏舉數人監司之不輕畀也如此今也親擇之意易而為
拘牽之法薦選之功變而為考任之弊郡印太縮已懷攬轡使車未遠
覬倖且有先為之地者不風力則勢要請託皆得以行其私資考是選
則關茸庸繆皆將執例以取償於我矣
任監司之說有三

愚嘗論任監司有三說資望不可太輕遷徙不可太數文法不可太拘
資望輕則屬吏不畏遷徙數則意旨不行文法拘則省察不周知此三
說則上之人無愧於責任下之人得以盡其職矣

郡守

漢郡守

漢郡守地大而權重故二千石得以專制而有以盡其才按會稽一郡
合今浙東西之地在其封內則其權安得不重趙廣漢之將兵屬備類
將軍擊匈奴朱買臣將兵與橫海將軍擊東越是其兵得以自將而征

制矣朱博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夫選視其可以用者盡斥罷諸病
吏薛宣移書屬縣黜陟易置惟其所為是其條吏得以自進退矣文翁
減省紀用度而自興學校尹翁歸論棄東海大蒙巾而莫能犯禁是
財賦刑獄又得以斟酌輕重而自用之矣然觀張敞與朱邑書曰佐敞
遠守劇郡取於緇墨胸臆約結固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龔遂之於渤
海亦願丞相御史無拘於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則知宣帝懼其專制
而馭之以法矣夫是以漢之太守其地雖大其權雖重俯首聽命惟上
所令而不聞其跋扈難制之患者蓋自上有所以馭之之道耳杜延年吾
立壽王一以治郡不進盜賊切廢則重書請責之而治行第一課最上
聞有增秩賜金之寵責實之法嚴賞罰之用明此漢之所以多循吏也

唐郡守

方鎮之禍豈獨唐世然也原其所以致之之由由夫郡守之無權耳原
其所由始於漢末而然矣初漢置郡守以察郡國秩不過六百石漢成
帝時遂更為牧秩中二千石則常一變矣始時奏劾二千石長吏者皆

下三公遣吏驗實然後退黜及光武即位不復委任三府故權在州牧廢置自由則又變矣其始以六條詔察過失者罷其後乃與賦政治民之事則又一變也始則傳車周流後乃更為重鎮爭據土地則又一變也愈變愈重至于東都之末方鎮之形已成而劉焉建論猶請重其權任郡守之權悉歸牧鎮知有牧鎮而不知有朝廷太守之與嘗易太守為刺史又假之以使節之稱按前此所謂使持節者皆得專戮二千石以下是以古所以假太守者而假刺史此其重之之意豈無謂哉推其過屯之兵總之都督又其品位崇重不為少卿而刺史是都督之禮又已先為之極至且唐制刺史是都督必首爲戎服不敢以客禮見令狐暉為吉州刺史堅不如制見觀察使齊映謫為別駕此則雖假之以漢刺史之名果何益哉開元以來諸道使得專停刺史而代宗使劉晏改刺史六品以下杖而後奏此則所謂使持節之名又何相戾也郡守日輕而方鎮日強是無足怪

宋朝郡守

大哉宋太祖之立國也大趙中令之謀國也方鎮之強為天下深患弊根蠹穴蓋數十百年莫能去一旦盃酒從容談笑開雅控御抑制有如嬰兒分其支郡在此無疑心留之邸第在彼無缺望置轉運以警其恣置倅貳以分其權其規模遠矣夫收天下之精兵聚之京師州郡之兵若不足也而猶足以自衛也聚天下之財穀入之京師州郡之財若不足也而猶足以自給也大郡十數指揮中郡五七指揮小郡三五指揮軍儲餉給屬之運司統制軍馬隸之守倅一旦有警可以使之犯難而忘死其兵何如哉二稅分數隸屬州縣地利贏餘歸之本州經費職之單資庫稿宴職之公使庫而又使之回易收其息利其財何如哉強不至縱弱不至削此國初之制然也熙寧大臣用意過當盡削州郡之權籍郡縣兵併兵額一路團結五千人為一將置將副專領軍情離貳役使不行而州郡之兵弱矣免役青苗色色取辦舊例財帛悉歸經費守臣所有者正有限額正使錢而已而又禁其回易限其醞造而州郡之財匱矣兵不足以自衛財不足以自給一有警急束手無措後日之

惠君子已預卜之嗟夫州郡之權不可以不削亦不可以過削不削則
縱過削則弱得其中者其惟國初乎

京尹

自漢以來京尹之任類多聲播趙張三王劉晏許孟容韋近世亦然近
故也歐陽脩韓維吳充范仲淹襄社街劉沅輩較之下百官軍民萃焉四方萬里瞻焉君
相必先知其人而後任之任是職者必自度其才而後居之也近觀列
城凡令城下者類能自持亦以近守貳之故歟其亦自度其才之足以
辨此敵廟堂量才之地必審擇天下之守令與夫守令之所以自審者
皆然則郡邑之治班班可紀矣

郡守得人

紫雲之宴切責藩侯選德之屏書及郡守祖宗之重牧守者如此哉先
張後王有聲於蜀郡父陳母迭捕於廣張方平之尹開封也人不敢欺
田况之守成都也人不敢欺或以寬厚而此仲詩或以清介而過馬援
遺錢不取劉君之盛德也外戶不閉曹公之美政也二州竟留社公之

遺愛循循之政班班可紀迺其自来寧非自上之人有以激勸之哉

守令

守令

守令自秦人郡縣侯國未之有改也宋朝懲五季藩鎮之弊凡朝臣
外寄者必帶省曹寺監官僚之名奉使而出上至牧守監司下至胥
管庫通以奉使目之所以均內外輕重之任也至孝宗朝不任守臣
為即不任縣令不除監察御史亦此意也然漢多良吏類由久任宋元
加之政卓冠江左亦由守宰以六期為斷也宋初懲創藩鎮之弊失之
過甚而守令者率不過二二年重以熙寧新法之擾郡縣之財悉歸公
上任是職者朝夕皇皇惟以財賦為念席不暇暖民不及親而去官之
期近家食之日遠為身之計紛然四出其何以循良為哉雖然未仕善
士者可為也既仕循吏皆可為也古者循吏省刑而薄賦歛今也倚刑
而聚斂言者循吏奉法而循理今也任法而皆理被曹之供輸司監之
督辦無名之需非時之擾文移交馳促迫逮繫然則為州縣者如之何

而省刑薄斂奉法循理乎曰黃霸事刑名之主而以寬和著各卓茂當
紛亂之世而視民如子內心有主行其所學無往而不可中無得焉視
人以為趨向雖平世亦不可為矣

方守令虐民無由上達

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
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
史不問則暴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日搗鼓上聞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
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也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守擣杵饗
餐為之令郡縣之民群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為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
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
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

今日守令之弊

守令之姦民號而訴者案牘相銜也重者不過罷去次者僅免而已舒
之歲月民血之未乾而謫罰之書又以因貧貧矣至於公卿大夫貪奢冗

恥以不稱職聞者則皆剖符以左遷之不意父毋斯民之職乃為逐臣
之淵藪也。何公刻嘗言於先朝曰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臺
諫監司下賢使之為守令是大不然鄰州刺史以親故除豐城令尹以
求劔補於已則便如國家爵祿何於私則便於天下蒼生何

善治所感

蝗避中牟鳳集穎川九江得人而去猛虎潮陽得人而去鰓魚善政感
物者也米以王漢而通粟以李峴而賤有李勉則夷舶來有薛公則魚
鹽至善政感人者也

秦無賢守令故民離而亡

秦之吏非殘忍侵漁以逢其君則貪暴幸災不逞之人也於是民之欲
亡秦者十戶而八九矣關東之豪投袂一呼毛奮而麟集戮力以傾秦
者不可勝計為合之師所至如破竹者大率皆郡縣其守邑傳其令以
應之也不然則吏為自全之計挈地以賂而市一旦之命也又不然則
談士掉三寸之舌傳檄而風靡其同黨之惡不遠臣妾者如三川守由

泗川守仕南陽中斷亦徒驅欲潰之民疾鞭而戰之不戰而塗地矣秦以虎狼之資尺攻寸取以吞天下一夕有變而三十六郡皆無人之墟子嬰之席未煖而天下歸漢何也無良吏也

守令數易之弊

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民怨之可畏也今且遷某守明日易某令其擾則妨民其費則傷民其無意於留而苟簡於治則弊民其自以為將遷而求足其欲則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病也

蜀廣之守不應輕界

蜀廣之辟置近者數千里遠者萬里一時部使者以奏牘求上其能不其賢不肖一聽之州縣之人其親與故不知也其利與勢不知也其果長於治郡與否不知也是又出於堂除部缺之外也名藩巨鎮非長才弗界無已則曰姑與廣郡與之蜀郡而已是則蜀廣之守非庸才不任事之人則同列所不齒之士也天下之勢無遠近無內外凡隸一圻皆吾郡凡受一屬皆吾民豈有近之民為重而遠者之可輕也豈有近之

地為貴而遠者之可賤也王者以民為天廣蜀之民何罪而獨不在新重也

守令有勤沮

郡計不上璽書切責密令治化權為三公懲勸之道時出而用之則騰桑麥之歌沸襦袴之謠鳴單父之琴富河陽之花將比比矣

縣令

漢縣令

有自孝廉舉者趙廣漢王道有自賢良舉者魏相有自直言舉者王有自方正舉者房有自茂才舉者龔勝有自四行舉者何有以能治劇而選者何有自郡吏積功而選者朱有自前則登進之路亦廣矣有遷郡守者王有遷刺史者薛有吏民所愛而遷京衛都尉者王有遷御史中丞者薛有吏民所愛而遷京衛超遷之賞亦厚矣魏相為茂陵詐御史傳者至於棄市何並為長陵侍中犯法者至於斷頭期建捕客於蓋主之家義縱不少貸太后外孫

之罪權任可謂重矣然謁郡守步入府而因吏迎謁其子之使者至負
弩以前驅督郵察縣得以按劾記獄所及不免解印甚而綉衣使者欲
斬王新買馬不具欲斬長安令恩遇不隆莫此為甚此汲黯所以受責
歸田里孔光所以自免歸教授貢禹一受責而改官即去也前漢循吏
傳稱守不稱令廣漢之在陽翟焦延壽之在小黃王尊為魏令未博為
樂陽令皆良吏也而傳不之載

縣令

弦歌自娛者致割雞之喻操刀未能者胎製錦之機夫縣令之職乃民
之師帥而教化惠養所宜先焉非徒曰紆墨綰銅賦田園之蕪醉河陽
之花而已今也者根犯其慮牒訟裝其懷弄權於鴟鷂之行倚法為鷹
虎之暴溪壑其誅求星火以督促間有魁壘之才一納於流俗之繩墨
非舍遠而就近則以不合於有司之程度而去矣

作令亦足以濟民

前輩常謂達則願為卿相窮則願為良醫愚亦自謂大則願掃天下小

一邑蓋卿相之與良醫窮達雖不同而濟人則一也宰天下與

一邑小大雖不同而濟人則一也

吏職而宛轉以自全
銜帶勸農而實不副職寄管田而事不講平時出郊不過以飲酒遊山
為樂幸而刺史責之則求援於監司而免矣監司劾之則求援於臺省
而寬矣臺省私之則求援於宰執而脫矣疊進相陵等級相制

縣道窘迫難為

積年拖欠前政已去而尚須帶納征亭商稅差官監收而文令補解昔
之匱窘者今已變而為賤缺昔之富厚者今已變而為煎焚未赴者有
償邑債之憂已赴者有蹈鑊湯之嘆至於掉頭吐舌不敢反顧頻年豐
稔猶艱支吾歲一不登立見狼顧是以因訟事而科罰其初數十千羨
至數百千用歲課而預借其初一二年旋至五六年

州縣貪殘害民等事

科罰之賦私入以為已物沾籍之法輕用以為已威兩淮之陸運差科

至於重疊而民戶之流離不卹也蜀道之失錢數欵至於再三而并邑之蕭條不顧也沿海諸郡之船番根括及細微而吏胥之姦弊不問也貪吏誅求民財困於姦賊虐吏峻急民財困於追呼奸吏狎侮民財困於曲法儒吏委靡民財困於猾胥劉。一擢州麾便肆貪欲訟謀則不問其曲直獄市則不究其是非窮晝徹夜惟財是求常賦之外別立科名刑逼年已閣之錢立青冊不核之限旬分定數納必加數或遣吏置局而拘催或差官下邑而根括縣道既極煎熬民間又難催索於是行一切之政據不根之詞開告訐之門以網無罪設羅織之獄以窮富民對人則戚戚嗟嗟謂周弊之難復對吏則唯唯諾諾議事則端有可尋是以今日有窮空州郡而無窮空之知州有貧乏縣道而少貧乏之知縣天下財賦不在朝廷不在百姓而在士大夫之箱篋

州縣吏便已而害民

朝列而請郡曰吾為婚嫁之未畢也家食而求郡曰吾為掣累之猥眾也勢利之結交以異獲於異日親故之饋遺以報恩於平時於是

以家為郡矣改秩而試邑曰吾姑以應令而非得已也選人之為今日吾病於徒勞而無補也於是傳舍視邑矣。朝廷無幸法郡縣無幸吏則天下無不幸之民云云朝廷不能無幸法則天下安得無幸吏天下不能無幸吏則天下不能無不幸之民矣一守之幸一郡之不幸也一令之幸一邑之不幸也是以賦取有常數而擅移預借百端以取之無卹也財入有定額而擅發移用陰以取之弗顧也民既竭矣而歛不休力已匱矣而役未已民累何罪而吏與之仇也蓋不仇民則無以資吾之苟直也無以厚吾之囊橐也

能吏良吏不同

精神可以照民情風力可以駭俗聽吏之能也吁抑孰知斷喪斯民之和氣傷傷國家之至仁者未嘗不在於能吏乎夫能吏以督租辦課為能以博奸等強為能以一切之美觀善最為能以巧取陰奪之計無出其右為能而所謂良吏者則輸課以後期聞蒞政以無能聞抑強扶弱以不得其術聞巧取賂遺以不由其枉聞然吾講求田里之隱陋則吏

之以能名者往往有賦毒於蛇政毒於虎民敢怒而又敢
於天而顯無告者而郡有循吏則政藏於市墨之貿易
種植而良法美意則隱然於匹夫匹婦之心惜哉良吏之不多見也上
雖有意於精詳然所得者精明法令者耳鉏擊奸邪者耳知事情於約
鉅者耳學道愛人於武城者誠心於單父者有乎無也三緝善於蒲不
敢欺於邾者有乎無也嗟夫耳筆教訟者傳聞孝之童釐耳鎖吮者深
春耕之耒一邑之微古人之治如此正不待夫今之所謂能吏也。理
財者牟利如秋毫立威者用刑如剝骨知術者施鉤鉅文法者用効深
則必曰能吏也有用之財也持心近厚者似怯慮事過詳者似遲好持
義者似迂耻言功利者似拙則必曰腐儒若無用之才也非操切之風
勝而豈第之政泯歟上供之數使之無缺留州之租足以自給則漚然
自足以為稱職矣雖期會急於星火文移慘於矛戟上之人不問也課
額一有不敷綱運一有不繼則忿然逐去恨晚雖小民愛如父母百姓
以為司命上之人不恤也非撫字之心薄而催科之令慘歟要文

不應以財賦責守令

若以民而填其貪職之溪壑健者以民而試其屠割之斧斤
今天下郡縣皆為計司理財之地承流宣化字民之職皆為計司理財
之官常賦辦矣雖溪壑其誅求不恤也上供輸矣雖鷹虎其苛効不責
也不然則息爭虞尚無益督負之煩編豎農桑莫贖催科之拙世無盧
坦孰肯違租賦以受罰人非何易于孰肯却權蒸之請以買禍乎。財
賦辦別陞陞矣腹削生民剝及肌體無所攷也期會失則貶黜矣雖撫
字心勞愛養備至無所見也建章奏上分畫再三其得罪而去者非於
鹽酒稅之不登則上供總司之不辦也非戶部常額之過期則轉運需
求之不至也詔下褒貶增秩賜金其躡等而進者非額外聚斂之有餘
則經實銜用之俱足也非坑冶鼓鑄之餘數則必密進留州之兩盡也
財不辦則病官財必辦則病民今之試邑甚難也以易于而短於督
賦君子謂之不智以再求而事於聚斂君子謂之不仁以淵明而田於
督郵君子謂之不勇。戴星而入令佐之相與語者非錢粟之說無庸

讖也抱文書而立者為行以進非錢粟之計無庸書也箠楚列於庭下
叫號痛楚流血被體非錢粟之事無庸急也

州縣催科獄訟

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聽訟猶人必使凡有官君子皆知從事斯語
○然至於泣官臨民之際則所謂財已竭而歛不休民已窮而賦愈急
每鴟韓公昌黎之戒而有司之不犯也國圍之空虛也刑錯之不用也
每不能追還隆古之舊觀何耶豈時非成康文景之世人非龔黃章魯
之流古今異習而太平官府不多見於天下耶曰非也夫縮銅章紆墨
綬分民社膺昨土者孰不曰守以救名當以惠善為先務也帥以師名
當以教化為已任也官以親民為名當以撫字為意而不容有一文之
向隅也公乃不以留心撫字為稱職而以財賦促辦為任職不以甘棠
聽訟為盛德而以簿書獄訟為癡兒之了官事是必有由也

奉使

輕相學使

敵國有事相待以相無事將觀以使今之所以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
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
令差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
非可以學至也今乃強之彼有倉皇失措為夷狄笑而已夷狄觀之以
為樽俎笑談之間尚不能辦軍旅之際其無人也。丈夫生不為將
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

遣使女真無謂

信使再通謂之屈辱可也謂因以覘國亦可也邊謀不明彼此間隔藉
一介之遣或可盡得其虛實之狀古之人有行之者鄭元壽之於可汗
是也非外示羈繫之誠則無以為生聚之計古之人有行之者范蠡之
於吳是也誓之突基面置東西取舍旁角願今日勉之所以結局者何
如也

使權輕重

提師百萬不銖攻城掉舌三寸可以縛敵。欲戰則使命輕欲和則使

命重臨苗之兵志於克敵則死生之說姑為餌而恤此使命之輕也平
城之役主於弭兵則劉敬之任舉城望其有成此使命之重也。爭言
疆帳執節自誓固可尚矣而乃憚於復往其言陽許信而歸報固可喜
矣而乃墮其虛給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則可專之春秋之義也或恐假
以生事奉使有旨矯制造命漸不可長漢儒之論也或謂沮抑成功是
將如之何而可

不可使士夫辱於虜庭

辟擇班行之彥遴選儒碩之英而使之愧首屈膝於虜毳武校之前蓋
亦國體之所關毋徒罪士大夫之不勇於行也昔隆興初兵交使行始
於盧仲賢之開端訖於主倫之成事皆取辨於胥吏之流未至辱我士
夫也孝宗皇帝之為國體慮也深矣。今使行人術命揚揚出境奉王
帛之盛隨禽獸之所寬而朝之不已過乎况亡虜之餘假息于汴乃吾
祖宗開基建國立郊社宗廟正南面朝群臣而八蠻六狄奉琛臣妾之
地也如使人者仕祖宗之朝奉祖宗之典禮入祖宗之都城望祖宗之

官闕而拜大羊於祖宗之殿下其類得無泚乎萬言書

內外官

周重內輕外

朝廷郡國天下之爵祿也使士大夫止為區區之爵祿者計則初何內
外之分惟其愛君憂國之意有不在此而在彼者此仲山甫祖齊所以
允懷而國人所以眷眷於我周公也歟

均內外

康王之新受位也而諸諸侯曰雖爾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雖所以
勉之適所以慰之也猶曰在中在外猶二體也又稱之曰一二伯父固
所尊之亦所以親之也

周冢宰屬官

或問三公與王論道經邦當時下兼冢宰而其所統六十官之屬往往
士大夫所不習為之事何也曰此固所以論道經邦也人徒見夫內外
廷有衛之士士之職者也烹庖饗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醢醢

之物之微者也。次舍、帷、帟、裘、服為末用，而宦寺、嬪、御、灑、掃使令為元役也。而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盡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奪大臣之權而苟茫茫者，是人為之。蓋公卿大臣內外則有限其進退，則有時不得日。君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御僕從之人，備趨走使令之職，而人主宴私玩狎之際，無不與之同焉。此其極也。則變換其耳目，惑移其心志，伺候以和其旨，奪廢以中其欲。小廉小謹，以示其信。人主一墮其中，則亦何所不至哉。故雖以文武之聖，而侍御僕從猶樂於得正人，而周公之所以相成王而詔後世，哉又不獨見於太宰之屬，他日立政之作，尤拳拳於綴衣履、負趨馬之微焉。

周內外廷相補

小宰掌官刑，以貳太宰。宰夫掌朝法，以貳小宰。皆通內外之官也。故太僕傳言於宰夫，宰夫傳言於小宰。小宰傳言於太宰。又有內宰，雖掌治正內之政令，亦屬於太宰。以此知周之官中府中實合為一體也。

漢內外無輕重之備

天下之勢有內外而輕重之權，勿使有所偏聚，則善矣。古之人常均內外之勢，而中持衡焉。不此遵，不忘遠，而吏之出入內外，初不察有所擇於其間。漢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二千石為御史大夫，又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補郡國守相，其所以為內外制者，未嘗不均一也。文帝召季布於河東，以其使酒而復之。郡若有意於重內者，然詔遣列侯之國為吏，雖丞相周勃有所不敢辭，則曷嘗不以外為重耶。是以嚴助之厭承明而出，補為會稽守，非以為輕外為重也。其均秩之禮，則然也。蕭望之雅意本朝，而不樂平原守，非以外為輕內為重也。其愛君之心，則然也。故助自會稽召留侍中，望之自平原入為少府，其出入內外，安有輕重區別也。執愚甚懼乎奸邪之害正陰，傾巧計使賢者不獲安處於朝，而人主不加察也。故汲黯迫於淮陽而不得久居位，雖有出入禁闈拾遺補過之願，而不克遂。京房沮於石顯而出，為魏郡守，雖有通籍殿中以防壅塞之請，而不得行。若是曰：人臣之顧位有所決擇，內外之心，其亦君見之不明哉。

漢初內外朝相通其後始不相關

漢御史大夫屬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圖籍秘書權尊勢重與人主親近事下中丞則中丞白之大夫大夫白之丞相是中丞在內丞相御史在在外外得以統內也內領侍御史外督部刺史刺史掌奉詔條察州郡治狀黜陟能否以六條問事而奏事復上於中丞是部刺史在外中丞在內內得以統外也要之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於外而皆有屬以在內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太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嘗宴見入奏事見高帝雅戚姬后之世審食其為相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體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闔官雖寵丞相猶以微否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為之自武帝晚年莫遊

內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與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廢矣既以尚書居中而憂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迎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帶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如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未年以霍光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宜若合內外為一然亦非丞相職任灑然號稱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張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夫宦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又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為閑職而職尚書及中書專委任之以為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疎外廷而親內廷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任士人之

制而專用奴僕董廢之餘矣威靈之季御史之權盡歸於尚書尚書之
權又移於宦官尚書官官合為一黨而宰相踈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
矣自古內外之不相屬未有如東漢之盛者而其源實始於先武極其
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使三公九卿在外而
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關節聯絡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
制也奈何決意於法度之外使內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大臣
其未流遂以若是極耶

漢內外常若軒輊

大抵漢內外朝之勢常若軒輊方外朝之勢伸則申屠嘉得以召辱大
臣及中朝之氣盛則嚴助朱買臣等輩得以數詘御史丞相太尉彼非
能自為軒輊也顧人主抑揚輕重之意如何耳大抵文帝專任大臣畏
服公議故外朝得志而內廷詘武帝不假大臣以權勢欲適一己之私
意故多致口舌議論之私人謂之天子賓客以軋之彼其意固與資之
自助以排抑大臣也故中朝得志而大臣詘

唐內外官迭為輕重

唐自天寶以前朝廷尊隆士大夫皆以仕於朝為榮故外輕而內重倪
若水以京官選為河南採訪使不為薄矣然視班景倩貳卿之行至有
登仙之嘆景倩自揚州採訪入為大理少卿若水錢之於蓋是時雖自
朝廷冗官擢為方面者嘗自謂下遷其後一經中華之變故自是朝廷
不尊外勢轉輕而為重加以刺史月俸至千餘緡而方鎮所取無藝京
官之祿侵侵寡薄故薛邕由左丞刺歙州此貶也而家人恨降之晚崔
祐甫任吏部員外而有洪州別駕之求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凡幕
府賓僚有所忤於主帥者始薦入為郎吏其嘗遷臺閣者又寧以不赴
取罪去矣然推原士大夫所以耻立於朝廷之故蓋亦有謂是殆不在
於區區俸祿而已李泌增俸之請母乃見其一未見其二乎。靈懷謹
曰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而牧遐方是謂惠近而遺遠
彼遠方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

宋朝均內外

州縣為滯路朝廷為經途重內輕外人情大抵然也雖然亦在乎所以處之如何耳祖宗典憲改秩者必宰邑典郡者方除即寺監丞之既更必出十里之地即官卿監之已歷必分一道之節更迭之制為一代之良法是陳若拙知覃以辭而被責郭贄知天雄雖辭而卒遣祖宗之威令如此孰敢以外地為輕哉趙昌言之知天雄亦能政稱而參大政劉昌言倅河南以言事稱旨而知樞密院祖宗之恩賞如此孰不以外地為重哉當是時風俗渾厚人知義命張知白身在館閣而乞領外郡韓授官至正郎而自請知縣不計品位之崇卑不論祿秩之多寡惟知盡率報國而已其用心之厚何如哉今之縉紳奔競成習居內則為遷在外則為黜亦豈盡無張知白韓授輩然不可謂皆若人也祖宗黜陟之法蓋亦講而行之乎紹興之詔曰卿監即官更迭補外侍從有闕選守臣監司此法而可行也乾道之詔曰外有治效擢之內職內有實績權之外任此令尚可申也外官月俸尤更豐足有能以唐為言如范仲淹富弼者乎二千石治效增秩賜金有能以漢制為言如昔人者乎不然

彼方有登仙之望吾乃強之以勞人之職亦終於不樂而已矣不樂其職何以牧民

帖職祠祿

國家之所以遇臣下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特未知臣下之所以報君為民之意如何耳夫居其位而後享其祿任其事而後受其榮必也上無負於君下無益於民中無愧於心而後可也今也朝廷大臣至于州縣小吏有居其名而不在其位者有尸其位而不治其事者不知其幾人也或閑居而祠祿或優寵以職名或坐展磨勘或例沾郊養或引年以加恩或老死有遺澤考之漢唐典故自食邑致仕奉朝請外所未聞也其視自提壺隄仕無廩俸之代為如何耶國家之所以待臣下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王安石乃挾祠祿以為擠屏之具司馬溫公嵩山崇福宮九四任神宗末年蔡京乃假職名以為寵利之私其所以報君為民又何如哉臣之厚民之薄勢使然也